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中州人物考卷五

容城孫奇逢撰

方正

李春坊希顏

希顏邲縣人隱於夾谷學以伊洛為宗從遊者甚衆初
太祖為諸王子擇師用廷臣薦手自為書徵至京師命詣
大本堂授經其教法嚴毅雖諸王子有弗若教者嘗以
管擊其額帝撫而怒孝慈高皇后從容問曰惡乃以堯

舜訓爾子邪帝笑而不罪累授左春坊贊善大夫永樂
初引年歸詔復其家所居湫隘飲酒自放州郡屢聘課
士不赴懷貞寡合邈然無所干請竟以凍餒終葬邑之
塔亭鄉所著有大學中庸心法二卷

凌僉都漢

漢字斗南原武人也洪武十七年以明經舉至京師獻
烏鵲論上善之擢司經局正字未幾出知會稽縣以事
逮繫久不決會浙江按察使陶晟入覲上知漢無罪為

晟所淹命還釋之與偕來既至拜監察御史巡按陝西
疏陝西民病數事且言古人謂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
家利社稷者專之可也臣竊以為在春秋戰國則可在
今大一統時則不可苟許其專恐啟大臣擅權之漸上
善之召其子賜鈔二百錠衣一襲及還京師有德漢者
遇諸途邀漢飲厚報以金漢曰子罪當爾律有定法非
我私子酒可飲金不可受上聞之嘉嘆擢漢為右都御
史時詹徽為左都御史論議數不合每面折徽徽銜之

奏遣按事蘇松因族御史桂滿劾其失職左遷刑部侍郎未幾命署吏部數月改禮部又數月上憫其衰令歸田里漢叩頭曰臣願生居京師死葬京土上許之命居于私第歲餘徽誅起為左贊善又歲餘復拜右僉都御史尋令致仕漢入辭上問先賜歸不行今歸何也對曰先詹徽在臣有後憂今徽伏誅臣無憂故敢歸爾漢有治才且剛方不屈故時人多忌之云

王布政平

平息縣人洪武中以國子生擢江西道監察御史陞陝西按察使文皇即位召為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坐事謫衛經歷用薦陞福建布政司左叅政從英國公輔征交趾事平進交趾右布政使時清化府蠻賊梗化平與都督黃中徃鎮其地民賴以安還至交趾卒平為人氣剛不容物臨政頗刻而所至不受私餽交人至今誦之

房叅政安

安字子靜汝陽人年十九徵至京師太祖一見奇之即

擢北平按察僉事陞江西按察使文皇即位安與布政使楊連僉事呂升並為軍卒執告上釋不誅謫戍興州後召為監察御史福建布政司左叅政安莅事嚴敏嘗行縣貪墨之吏皆望風遁去擢工部左侍郎數日出為山東右叅政同官魏瑛誣告誹謗下詔獄安不勝掠治悉引伏闔家謫戍交趾安坐大辟會瑛他罪覺並驗所告安事非實遂釋安召還其家屬改安四川右叅政未幾復改交趾卒於官

王知府觀

觀字尚賓祥符人洪武中以鄉舉授蘇州知府為政嚴整多所興建發奸摘伏民畏之如神明有刁吏錢英累搆陷長吏人莫敢問觀廉得縛至庭立捶殺之由是豪奸屏息百姓稱快事聞上遣行人白思中賜勅褒之且勞以酒歲大祲民逋無所從償觀乃延諸富室集郡衙宴飲風使出儲積以補不足衆驩然應之逋乃完上嘉其能榜示天下以勵怠政者今祀於蘇州名宦祠

鄭尚書剛

剛南陽人天資英邁質直無為家貧嗜學洪武中釋褐
胄監署廣西布政使事累官工部右侍郎恭慎小心為
時所重持節巡視江淮卒於官洪熙初贈工部尚書制
稱其資稟純實蹈履清慎夷險之際一心不渝

顧端肅佐

佐字禮卿太康人也洪武三十三年進士授莊浪知縣
午節守將集寮屬會射以佐文士易之佐三發俱連中

且進止安暇觀者驚嘆罹父憂起復擢監察御史永樂
初使廣西招撫慶遠洞蠻夷繼命四川監採營造木植
復命隨征沙漠巡撫邊關既還遷江西按察副使未幾
召為應天府尹剛稜不撓吏民畏服貴戚為之斂迹議
者以為包孝肅之尹開封弗過也昭皇嗣位改通政使
宣德初扈從伐漢漢平賜以人口白金文綺三年上退
朝問廷臣誰可掌憲者楊士奇楊榮交薦拜左都御史
賜璽書令佐洗滌積弊進退其賢不肖佐於是奏知縣

孔文英等十四人教諭楊禧等二十四人俱堪風憲又
奏御史嚴暄等三十人及都事趙玘司務段凱等若干
人俱宜黜降又奏水軍右衛倉官宋忠侵欺糧萬四千
五百石有奇戶部郎中黃紀受賂免盤審訊已明法當
重擬又奏廷臣邇來請謁公行以奢相尚宴飲必用娼
妓酣歌恒舞朋淫比嬖上下觀效法紀廢隳此非清明
之朝所宜有也願一切禁止詔俱從之四年吏有遭笞
者據佐之過謂受隸金放歸悉具姓名以聞上以示士

奇對曰所訴誠有之今朝官月俸止給米一石薪炭馬芻
咸取給予宅不得不遣半歸使備所用皂亦得歸耕實
兩便京朝官皆然自永樂以來如此仁廟知之所以欲增
朝官之俸上歎曰朝臣之艱如此因怒訴者曰朝廷用一
好人輒為小人所排乃以吏所訴狀付佐自治佐叩首退
召吏示之狀吏恐甚佐曰上命我治汝我姑容汝但改
行為善竟不問上聞之喜曰佐得大體矣居亡何有囚告
佐數枉人重罪上大怒曰此必有重囚教之排佐命三

法司鞠之則千戶臧清所使也清時殺一家無罪三人當坐極刑上立命磔清於市五年八月車駕巡邊命佐居守六年十二月佐言永樂中進士命于刑部都察院理刑今欲仍命與御史郎中主事分鞠獄囚庶幾諳練若時制進士於各衙門觀政不僉署文案故也八年十月佐以疾再告上遣中使數問及愈入見上喜甚親賜慰諭免其朝叅視事如故正統初竟以疾歸家居十餘年卒佐性嚴重不口毀譽人旦晚候朝前呵雙藤立朝房外百僚騎而過者皆折

旋避之非公事未嘗與諸司羣居時稱為顧獨坐云

野史氏曰公受主知至以吏狀授公自治且諭曰小人
不樂卿檢制敢誣正人此可稱君臣魚水矣然非兩楊左右
其間則嫌釁漸開而讒易入故獲上者必先信友

宋布政伯義

伯義西華人剛介有守言辭辯正洪武中才行俱優由
太學選擇山東布政司右叅政克著勤能永樂中轉任
陝西布政司清譽益彰

滕知府霄

霄字九臯汝州人永樂初以國子生擢禮部司務陞祠祭員外郎十四年轉湖廣黃州知府以寬為政民有爭訟者諭之以禮義訟輒息黃岡民訴有虎害霄為文告神虎即徙去行部至麻城有訴勾軍戎士為人殺死久不白霄宿城隍廟禱之見一刺鼠走入寢處盤旋而去使人追之至一池塘潛伏不見掘之得屍即戎士也因獲所謀殺者遂正其罪一郡人以為神秩滿去黃民數

千人上章乞留詔從之霄在郡凡十有九年而廉貞之操終始不渝宣德末引疾歸子昭有傳見清直

高給事中舉

舉字雲翰祥符人少補郡庠生其父因邊患選為勇士即棄學代父而往永樂戊戌進士拜兵科給事中持正不阿慷慨敢言坐是不合時解官歸其居不蔽風日惡衣菲食怡怡如也巡撫于謙過其廬即止驛道其見重如此年九十而卒

蘭學士從善

從善字有恒磁州人也永樂中舉鄉試第一初授陵縣教諭稍遷揚州教授章皇為皇太孫時志慕堯舜文皇擇天下名儒輔之中選者毋拘階序從善詔授翰林編修與王直錢習禮十五人日侍講讀閱十年從善遷贊善及章皇為皇太子從善進司經局洗馬章皇嗣位同事者皆遷顯要甚者即拜尚書而從善獨與王直留滯不調遷者得志逞氣勢焰赫赫從善日坐東閣中紬書暇則取秘書讀遇休沐與直載酒郊遊覽勝賦詩泊如也正統初以久次

遷學士上方嚮學從善以舊臣見信用每進講多鄉音
上曰久宦不改其素從善其君子哉景泰初年七十援
例求謝事上慰留之又四年乃得請還郡而卒

郭副使原

原蘭陽人永樂中鄉舉初授四川監察御史持身端謹
正大無阿雖故人不敢以私恩相干人謂有古御史風
尋陞陝西按察副使

郭知府濟

濟字澤民太康人性沉靜寡言為兒童時父母宗族咸
奇之年二十舉鄉試第一明年會試不第拜定州司訓九
年遭艱起復改開州兩郡知名之士多出其門永樂末
昭皇監國濟被薦拜左春坊左司諫官僚覩其威儀端
雅皆稱得人是年秋七月昭皇嗣位以濟為滕王紀
善居數年多所匡正會交趾梗化濟自紀善改行人往
使其國濟示以順逆之義而強梗者稍稍馴化及再使
卒致酋長款貢上悅特加褒賚正統初遷鎮江知府兩

考俱以最書年七十餘卒於官

尚僉事禔

禔字景福羅山人正統進士授行人嘗上言時事拜監察御史性剛正不阿劾都御史周鍾謫驛丞尋復職又以言事謫厯湖廣僉事致仕

耿文恪裕

裕字好問盧氏人九疇中子景泰甲戌進士改庶吉士為文辭淳深有古風除戶科給事中尋改工科天順初

以父九疇為都御史改翰林檢討是年石亨被御史劾
恨九疇謫裕泗州判官改定州成化初召還翰林歷國
子監祭酒時勲戚子冲幼者裕患其難教所當習讀古
今嘉言懿謨萃為一編授之他日有獻於上閱之嘉嘆
累陞吏部尚書清慎簡平銓法疏理諸請寄者不便忽
改南京禮部泰陵即位改南京兵部叅贊機務弘治元
年召還為禮部尚書婚喪諸大禮傳經律酌古今行之
崇王請朝下廷議裕請遵祖訓遺書王勿朝西夷由南

海貢獅裕曰邊人嗜利輒開海道宜却去六年復改吏部尚書加太子太保裕在吏部薦進賢才務協輿論愛憎毀譽莫能淆奪守正律身干謁斷絕即內降斜封封章抗議杜塞倖門父子清修不營產業不治居第約儉蕭然無異寒素偉幹修髯儼然神明學問該洽文章雅正世濟其美弘治八年卒贈太保謚文恪

野史氏曰公為清惠公子能守正薦賢世其德世其業盧氏一撮土乃有是父是子兩大賢接踵而出當

與靈寶許莊敏父子千秋並峙

何太守濬

濬字秉哲靈寶人正統中以貢士除知象州值洞蠻黃
甫榮叛濬親往宣示德意遂致款服既而入覲甫榮率
所部護送出境感泣不忍別後濬改知趙州有宦官侵
民田二千餘頃濬以狀聞遂以地歸民秩滿陞南康知
府修白鹿洞書院廣構齋舍聚屬邑子弟延知名士胡
居仁等六人以教之一時造就者甚衆致仕歸南康及

象趙人皆立祠祀之子均字仲衡成化中進士授監察御史擢大理寺丞官至戶部侍郎明習法律所至有聲

李恭敏鏊

鏊字時罷湯陰人成化壬辰進士由主事歷官工部尚書常奉命賑山西飢民多活流民有為盜者鏊入其巢諭還本業開渠灌田萬頃民刻石頌德擢鴻臚寺少卿諫罷鄧常恩蔭職及毀西山戒壇弘治初數上言便宜再擬巡撫會有沮之者遷南京太僕少卿再遷光祿卿

削冗濫之俸抗章論工部罷具窳薄耗財無益遷工部
侍郎榆林有警命兼憲職治餉事定還朝言十事且謂
外攘宜先治內今盛齋醮嗜燕游寵他技以雜金紫畜
異禽以康梁肉此好漸長恐遠人偵伺以順逆邊方觀
視以勤惰命山東漕臣上言塌城之壩毋毀洸河之塞
毋通浚泉疏水漕利可復邊城奏密雲將有警宜備之
上曰非錢往不可召至榻前諭旨錢始至簡將廣儲已
乃治壁壘飭器械守險隘梁溝澗墾荒田疏河流悉有

成績上謂司馬劉大夏曰錢果善幹國者正德初遷尚書劉瑾用事惡先朝大臣不附已遂致仕瑾誅詔起還部加太子少傅四辭乃允是後佞倖益雜修建大增鰲山之戲內苑之供造軍器繒綺豹房僧寺鎮國延壽凝翠太素知殫刻畫色累金碧文石采瓦窮麗極奢隱憂顯諫未嘗遽已也內宮災新作之錢雅有心計量物平價擇舊成新費省而工堅諫疏歲數十上其曰漢文之賢罷露臺而著隋帝之敗開汴河而致益民所有惟財

與力力竭則懟財散則叛今亡徵已顯可又促之屢請
停它營併成內宮上或奪俸示譴或間從一二太監劉
養監各工鏹與議不協面叱之養素寵貴泣懇於上前
置鏹不究嘉靖改元年七十有五曰吾在先朝義不可
去今聖主興遺賢進吾納祿讓能此其時乎歸來八年
春秋祀墓外靜坐觀書不出戶庭不燕飲無音樂益天
性節約至老不渝云卒年八十二謚恭敏

孫奇逢曰愛君憂國不激不隨庶幾古之大臣以道

事君者乎

王少保繼

繼字述之祥符人也少治賈年二十八父瑄誤為有司
笞繼發憤始嚮學家人盡笑之繼晝入市治賈夜歸讀
書久之御史涂謙來使河南試其文奇之補郡學生成
化二年舉進士授監察御史命按山西時忻州定安王
某虐縱繼疏於朝遣官按治竟置之法太原郭外有惡
少守瓜圃見少婦抱孩過欲犯之婦怒罵惡少乃誣婦

盜二大瓜又以平日所失瓜盡誣之繼麾婦出取二大瓜以償仍給留孩償平日失者惡少喜亟取瓜孩不能兼繼叱之曰汝為壯男子且弗能兼抱瓜孩矧一孱婦乎惡少慚服高平富民牛氏子殺人賂其婿代死民婦某氏後姑誣以不孝二獄俱成繼辨其冤婿與婦俱得寬狀牛氏子棄市擢陝西按察僉事督理屯政鎮守中官劉祥侵占塞下田繼上章劾之謫裕陵司香邊民水利為勢家奪者悉取還威惠並行豪右屏息轉固原兵

備副使尋擢山西按察使先是有奏紫碧山產石膽可
延年者上遣中使採求經年不獲民甚苦之繼至令取
小石子一升以示中使怒曰汝敢以此搪塞邪石膽載
諸古書何以謂無繼曰鳳凰麒麟皆古書所載今果有
之乎乃上疏白其妄事遂寢擢山西右布政使弘治初
福建江廣流賊剽劫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督兵往勦
事寧轉兵部右侍郎尋改戶部督理京儲秩滿進尚書
嘗盤詰太倉得羨金十餘萬故事尚書及同事中官分

取至是有為言者繼併許納歸即草疏以進上嘉悅賜
金綺一襲頃之閣人李廣事敗言官劾論交通大臣某
某請置之法上以人衆悉宥之翌日早朝空班謝罪惟
繼與馬文升不預上益重之改南京刑部尋改兵部叅
贊機務以疾卒于位年七十有一贈太子少保

劉文肅忠

忠字司直陳留縣人父達國子博士夢芝產左膝上寤
而忠生有異質從博士授毛詩成化十年以儒士舉於

鄉十四年登進士選庶吉士十六年授編修忠性峻少
通行方寡合一介不苟得惡人趨競自處常過抗貴人
亦力抑之在翰林幾三紀始拜侍講學士正德初為講
官每附經義規上缺失及諷時政不協于內傳旨陞南
京禮部侍郎已中貴人知忠素高節進南京吏部尚書
南部大率閒佚居官者自名吏隱俛體瓦合規撫屑屑
忠毅然持風裁越閩胥人草役者貨縣胥竄名吏籍中
上部往往冒官去忠命四主事稽厥籍年經月緯究竟

接代凡草罷千人雖仕者亦追論除名庶僚滿秩為署考必當寔御史某恃勢驕橫人皆憚屈忠署下考郎中某瑾黨張綵私昵者也忠署考曰守己垂于士論行事拂乎人情自是諸司弗飭者惴惴焉少師焦芳亟薦忠賢瑾傳旨徵入翰林一見不相合瑾誅始被推入內閣奄黨廖鵬來謁遇以僕禮又却其餽忠畏叢內外怨在位不滿三月乞致仕同事者恐其得美名尼之乃托祭掃請假始得歸杜門不交世事凡十有二年而卒贈太

保諡文肅所著有野亭集八卷孫存恩以大理寺副為周府長史清嚴明敏臨事無少遜避人謂不媿祖德云安陽崔銑論曰銑初入翰林謁少傅于高坡私第公慨然曰古羈人匹士雖當流離困厄絕不取非義財況居祿食者乎許襄毅公論當世人物獨推章公懋雍公泰襄毅語銑曰子初仕慎事大夫翰林惟司直一人耳其見重名流如此夫

孫奇逢曰正德中前則劉瑾以慘行其毒後則張忠

張雄錢寧江彬以愚暴肆其罔士靡靡矣全臣節者
文肅及傅珪牟弑三人而已

王文莊鴻儒

鴻儒字懋學南陽人聰悟天成書過目成誦作字端勁
有古法里人有為府史者嘗致鴻儒佐書府中知府段
堅見書奇而問之史以寔對堅即召見曰子風神清徹
豈塵埃中人即留與張生景純讀書府中給食授衣遣
入郡學為諸生提學副使陳選異其文曰此生文章經

世非直舉業成化十九年中鄉試第一二十三年登進士為工部郎中弘治間提學山西凡九載表勵敦謹裁抑靡浮俗習為之一變泰陵勵治思賢嘗召見華容論人材曰藩臬中如王鴻儒他日可大用正德改元乞致仕賜誥四年家居拜國子祭酒不數月以憂去七年又拜南戶部侍郎十年召入吏部厯左右侍郎嘗曰惟誠與直能濟國事趨名者亦趨利於社稷生民無益也時吏部尚書陸完有才名與宸濠通鴻儒亟稱夏忠靖王

忠肅二公賢可師法完意不悅十四年三月陞南戶部
尚書是歲二月宸濠及完敗鴻儒出督餉留都至九江
聞變遡流欲入武昌約守臣起兵討賊又聞康陵南巡
益憤懣疽發背卒諡文莊所著有凝齋集若干卷鴻儒
博聞多識凡祖宗設政任人及先輩立朝行已歷歷能
言至論時務決成敗如指掌待物開誠不問人私人亦
不敢以私問也弟鴻漸字懋德亦舉鄉試第一登進士
官至山東布政使司廉靜有吏才所著有涓南集行世

野史氏曰公嘗曰惟誠與直能濟國事趨名者亦趨利於社稷生民無益也經濟學術無餘蘊矣此之謂真人品嘗思之非誠則偽非直則枉偽且枉不可以為人烏能立事

高郎中魁

魁字文元新鄭人也事親甚謹與兄弟同居則貨盡以屬之不公一錢與人同事過險難則以身任之孝友廉義著於鄉閭成化二十一年舉於鄉弘治間授金鄉知

縣下車之日即與父老約曰令不困若財為若掊擊強暴弗以苛政擾若若能順令則治也父老皆諾魁乃刻廉勵節期自身始冬不必爐暑不必葢飯不必肉一布袍終其任不易邑士大夫皆服其化賓客道其邑者知魁之為民也亦不過望其館穀豪族巨家至相戒曰勿困其良弱以傷令心齊民非輸稅供役終歲不入城邑四境之內葢訢訢然樂也時飛蝗食稼旁邑禾粟委地獨魁之邑無蝗父老相賀曰政之感也欲聞之當路魁

曰不可雖古之循吏亦謂偶爾予何德以致之竟不白
正德二年擢工部主事既去百姓建祠祀之三年魁督
抽荊州商稅時逆瑾專政黷賄不如意者輒禍及其家
同輩求以自免者乃縮公課以其贏羨賂瑾致瑾悅人
有以此諷魁者魁應之曰公私之際忠邪之判也君子
貴守道貴不失已禍福之來付之命而已矣卒不縮稅
私瑾瑾亦不能害久之遷本司郎中營理薊州鐵冶時
政愈刻魁乃喟然曰執國紀律弘濟時艱古聖賢會其

際者也今也豈其時哉龍蛇之蟄以之存身神也吾將行乃連疏乞歸嘉靖登極詔進中憲大夫年七十八卒子尚賢舉鄉試第一登進士督學山東仕至光祿寺卿所至俱有名蹟孫捷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拱少傳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秉心易直確有執守夙夜惟以國事為念自輔儲至叅鈞軸歷三十年而田宅不增尺寸君子比之李文靖云另有傳見經濟才舉人博學有文其事二兄甚恭事無鉅細必請而行旦暮

省候俛容曲禮無少怠其族屬亦尠有干法者中州家
範之嚴咸稱高氏

賈文靖詠

詠字鳴和臨潁縣人弘治丙辰進士改庶吉士歷編修
為纂修事忤逆瑾改兵部武選主事瑾誅還編修遷中允
轉侍讀學士拜南京國子祭酒故事諫官御史有關選
國子博士等官充之而南監每不得選詠疏以南北一
體宜遷擢以勵其志詔可之詠在內閣端嚴持大體數

抑貴倖如奏止中侍奪牧馬草場不得與貧民爭利勲
貴請薊州莊田復奏罷之有古大臣風當是時方更化
興治士皆喜趨事功好紛華詠醇德雅度挈綱整紀納
之太和不為聲聞其所匡維調護甚多人不及知也落
落不苟合以老致仕雖不究厥施而脫屣榮名田野咏
歌有洛社之風焉文章醇雅暢達雖老猶著作不倦八
十餘歲耳目聰明謙抑直坦若未嘗貴顯者人稱為篤
行君子云詔遣官存問加月廩歲奉卒年八十四贈太

保諡文靖

野史氏曰文靖渾渾穆穆不得以一節一目見長有大臣風味

陳叅議溥

溥字一卿鄆陵人弘治乙丑進士授大理評事以忤逆瑾謫武鄉縣丞稍遷曲陽知縣瑾誅擢戶部主事理大同糧儲經制有方陞山東右叅議守海石道值歲大侵冒雪賑恤全活甚衆感疾乞歸有詔進階

何副使景明

附孫侍郎洛文

景明字仲默信陽人也生有異質八歲即能詩年十二以父任臨洮驛丞乃隨侍臨洮臨洮守李紀者聞其奇召至門下甚器重為延師授春秋亡何即善說春秋歸又授尚書于兄景詔所甫數月即以尚書舉鄉試第三時年十五也諸王公大人以其少而雋爭迎致一見候車日數十乘所遇觀者如堵明年會試以文多奇字不第八太學卒業歸則祭酒翰林賦詩贈之踰歲為弘治

十五年舉進士授中書舍人與邊李輩工古文辭皆相振勵而且尚節義鄙榮利並有國士之風焉夢陽又駿發與景明齊名海內操觚之士皆宗尚之稱李何云十八年五月景明奉敬皇哀詔下雲南雲南君長及中貴人咸請題咏比還饋遺犀象珍具悉謝不受是時逆瑾用事景明移書許進言宜自振立以抑瑾權瑾聞而銜之景明乃謝病歸後竟坐免官正德四年瑾誅李東陽薦復授中書舍人直內閣制敕房經筵官夢陽遭江西

之訟衆多媒孽其短勢洶洶欲擠陷重辟景明又移書楊一清爭之始得白五年東陽引疾乞休會有兵事景明又援古大臣義為書讓之三書義咸高文多不錄九年正月乾清宮災景明應詔陳時政乃言人事不修天變將復作且詆義子宦官語頗激切不報是時四方學士咸願識景明車馬填門巷錢寧亦欲交驩景明持古畫求題謝曰此名畫不可點污屢請卒不許師御史客死京邸權倖廖鵬者贈之以棺景明叱之曰吾友生不

苟受豈以死污之邪遂自出金賻之十二年進吏部驗
封司員外郎仍直內閣明年遷陝西提學副使以經術
世務教儒士其規約尚嚴志在崇本起弊士初稍不堪
久之幡然興起自是士習文體為之一變云十六年病
歸卒於家所著雍大記三十卷何子十二卷詩樂府書
疏騷賦序記銘贊雜文二十六卷傳於世子立德安府
同知孫洛文洛書

洛文字啟圖舉鄉試第一成進士凡在詞垣者七任而

周旋講幄者十年每入講必先齋沐期以精誠悟主旁
引曲喻用規時政上皆稱善大書責難陳善四字賜之
官詹事府少詹禮部侍郎天性孝友好行其德慕義急
難無所吝惜所著賦頌詩文二十卷

野史氏曰百五十年來海內推文章大家皆曰何李
愚謂何李寧真文章士士君子大節立身不苟立朝
不苟交友不苟如斯而已矣以觀仲默皎然素絲之
操毅然忠諫之氣肫然友誼之篤發於至誠絕無倨

已凌人之意庶幾君子乎況孫能步武於祖豈不有
光殆天所以祚何氏也

田副使汝耜

汝耜字勤父祥符人也博聞喜經學弘治十八年舉進
士授行人尋拜給事中是時權閹竊政朝紀乖紊官惟
附權潤已汝耜挺立其間絕請托雅好何舍人景明每
兩人浮白吟詩慨時自憤曰引古請劔者固丈夫許國
者爾顧事不當其會情不中其窾雖殺身無益益章主

過耳頃之值端揆虛位爭進者日諠于朝汝耔上疏言
當用大臣以忠諫去位者如韓文等遭旨斥之又劾武
帥時源恃功淫縱遂遷江西提學僉事江西乃文獻之
地士多易直不尚請託提學官校試列第不合素所評
輒出辨詰往官之者先陰訪衆議叅以今試者列其名
汝耔惟據試文雅好秦漢諸家書以舉業譽者汝耔病
其腐置下列嘗遵勅薦知府武文定同知曹琥等四人
樂官十二人及退居御史宗景逸士某劾知縣及學官

不職者十餘人憲臣及僚儕惡其侵官乃共升謗當考
官時南臺劾之調山西方謗起共欲擠陷然止言其乖
方他無可摘者古所謂以貶見褒者歟自山西遷湖廣
副使皆理獄訟清屯田修水利權庾儲事靡不飭前後
休疏三上乃得請年四十五既還汴力田養母杜門讀
書誦聲琅琅聞戶外病六經庸學傳注紛如靡統字稱
句品思輯成一家之說僅畢周易纂註而已弟汝棘兵
部司務以詩名有集若干卷

孟大理洋

洋字望之信陽人也弘治十八年進士為行人時內弟何景明方有俊名與其友李王崔田輩相切劘為文章揚摧風雅以相振發京師稱十才子云已而洋選為御史即抗疏劾大學士梁儲靳貴上怒下詔獄謫桂林儒學教授天下皆高洋之節而諸子者亦各以氣節自著不獨稱才已也洋由桂林稍遷汶上知縣嘉興同知擢湖廣按察僉事持憲專決恥唯唯恭遜意少拂棄其官

而歸嘉靖初以臺臣薦起山東僉事歷陞陝西叅政拜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寧夏尋改督儲洋在南京一日聞母病即解印還或以職守難之洋曰吾安能顧此耶已就道而寮友有不及知者中途改總理河道復值郊恩貶封洋乃躬捧冠帔至家踰四旬而母死服闋拜南京大理卿無何病卒所著有有涯集十七卷刻于家

劉副都大謨

大謨字遠夫儀封人正德戊辰進士初授戶部主事差

出以不趨謁逆瑾士論高之改御史按遼東時太監岑章肆毒遼陽捕其用事者置之法章誣譏以他事逮繫詔獄謫陝西隆德典史後分巡金衢時宸濠構變乃勒兵常山先聲四達兩浙賴以弗恐總兵李隆謀殺都御史許銘當路以屬謨竟正諸法輿論稱快嘗乞終養不報以劾叅議魏倫忤重臣意得致仕或勸之辨曰老父在里今得侍養吾又何求再起巡撫川中晉左副都御史所著有東臯集

姚尚書繼可

繼可字光父襄城人父汝臯正德丁丑進士諫巡幸議
大禮被廷杖有古直臣風繼可中嘉靖乙丑進士初授
南陵令有神君之稱擢御史按宣大提督學政以興賢
育才振綱肅紀為首務陳言邊事指斥和戎之陋時論
譴之然拂當事意外遷四川僉事苗夷雜處至則剔蠹
除奸騫如播酋且帖然就化陞陝西叅議兵食兩詘詰
戎蓄糗屹然為西北保障巡撫陝西時寧鎮內躡於哮

劉外諤於火酋至厓上西顧一時廷臣咸推轂焉乃以羽書促就道中道聞督臣被逮逆黨構邊釁深入掠城堡戕運軍絕我糧道遂星馳入關提兵至河州地方以精兵遏其鋒死士搗其穴賊遁糧餉始得至靈州數萬枵腹卒不至生他虞而逆黨就戮當為首功及克城後疏上善後事宜數千言悉依擬陞工部侍郎請告不許提督工程兩宮告成擢工部尚書屢疏乞休溫旨勉留疏至四十五上始得俞旨賜來傳歸里杜門謝客踰二

年卒訃聞贈太子少保遣官治葬守臣稱制臨祭者四
再廕一子

野史氏曰公為人真誠疎爽風骨稜稜自少至老動
止準繩無失尺寸當官守法務在沮抑彊梗惠利小
弱居常趺趺簡默及當大議大謀衆莫敢發守經據
古鑿鑿指畫率以片言取決蓋老成正直君子人也
李苑馬士允

士允字子中祥符人也父環青州通判有治行士允年

十八薦於鄉即善古人辭不喜閱近代諸家之言正德十二年登進士每有篇翰傳播京師時如信陽何景明亳州薛蕙漢東顏木金陵陳沂扶臺曹嘉黃岡王廷陳綏德馬汝驥諸子莫不推轂相讓由是名聞海內矣士允體素弱且不樂仕進乃謝病歸久之起授蘇州府推官蘇劇郡號稱難治士允執直廉謹雖知舊無所假借嘉靖初以憂歸免喪補襄陽歷遷山東按察僉事整飭沂州兵備沂界徐沛齊兗之間世所謂鹽礦盜藪也士

允治行峻直掃除一切苛細三年境內晏然擢江西布政司左叅議會太倉海寇之亂廷議添設兵備副使而難其人會推以士允往勅曰朝廷以爾素有風力特茲簡任士允至以計擒獲首惡餘黨潰散守臣疏聞上喜悅賜以白金文綺崑山盜劫方僉事及姚監生家捕者誣執平民數十人拷掠殆斃士允一訊即釋未久二家盜獲人服其明十七年擢浙江左叅政先是在太倉以瘍謝事而巡江御史某適按其地誤以不迎為慢已遂

掇拾它事奏勘事白補山東按察副使尋擢陝西苑馬寺卿居歲餘以疾乞歸歸二十四年卒年七十一歲士允性介潔恥為世之婬媼猥瑣之行而又嫉惡太嚴故坎壈不能久於其位平生所得俸金悉獻之母未嘗有私藏焉閒居蔬食布衣不異寒素而喜交遊好吟咏垂老不輟嘗與諸鄉先生結怡情吟社時相唱和其間今山藏集內所載多同賦篇也從子綦陝西左布政使嘗事邊陲有聲績以父尚主故不得為卿佐士以此惜之

高按察叔嗣

叔嗣字子業祥符人也賦資穎特十六著申情賦幾萬
言傳示大梁大梁之人皆嘆以為弗如也嘉靖二年舉
進士為工部營繕主事調吏部稽勲歷遷員外郎郎中
論事與時宰不合因謝病注朝籍滿三月乃上疏曰臣
少不知自慎身被狗馬病遭遇陛下一拜官再徙再擢
自唯受命涼薄曩守工部主事移疾請告者二語具在
前後疏中今春沉病暴興昏瞶顛踣臣竊自悲傷年未

逮壯抱不測之病當朝廷建治之日弗能備用行伍獨因逆旅賓客左右過視無不憐臣為臣流涕者伏惟勅所司廉臣病狀無他以例放歸倘天誘臣衷不遂殞亡猶得下觀鴻化所成如遂不救亦得瞑目丘壑上乃俞其請既還謝諸賓客屏居里中三年起補前官叔嗣又與時人忤遷山西布政司左叅政永和王欲改馬跑泉環汾州城中丞報可叔嗣曰王專其利奈小民生業何卒止久之轉湖廣按察使是年夏大水叔嗣禱於山川

歸而病病纔九日卒得年三十七所著有蘇門集八卷而讀書園諸作獨精詣兄仲嗣丙戌進士南京禮部郎中文詞奇古世比之晉二陸云

張太保孟男

孟男字元嗣中年人嘉靖乙丑進士官尚寶丞時新鄭秉國孟男以至戚旅見外無私謁故遲四年不調及為江陵所構嚴旨譴歸人皆引匿獨孟男周旋不避江陵故矯新鄭所為一歲三遷欲引附己孟男曰始予不媚

新鄭受相君知遇今何取媚相君負知己不謝江陵敗
歷南戶部尚書遺疏千餘言命子民表馳使上贈太子
太保民表另有傳見隱逸

沈少保鯉

鯉字龍江歸德人嘉靖乙丑進士由庶吉士歷官少保
大學士鯉生平素甘清苦斤斤重名行守法度神廟在
東宮時鯉以贊善侍講讀上出扇二命鯉與編修張帙各
書詩句張書唐人早朝詩鯉書卞蘭太子頌命解說大

義鯉敷陳頌中親賢遠奸窮經致用之要上改容拱聽
癸酉登極後上每與侍璫言某事某事沈講官行的是
輪講日亦輒與侍璫言沈講官講的好鯉以外艱歸又
接內艱上時時思念之命服闋先補比相見則喜曰沈
講官容貌如舊也江陵病舉朝官為禱祀鯉獨不與會
江陵故鯉得不被禍及晉宗伯有縣產麒麟旋斃上欲
取觀之鯉謂此端不可開果爾天下言祥瑞者紛紛矣
執奏不可鯉每事與吳縣相杓鑿吳縣忌得主眷急欲

去之乘請造遂票旨放歸上曰好官何處得這人來替他溫旨留用給事陳某承吳縣意疏詆鯉鯉求去益力上曰沈尚書不曉我意苦苦要去時有老宮人聞上言令內監密告鯉鯉正色曰此宮禁語若奈何輕洩內監恚而去鯉竟歸後推閣臣上欣然首點鯉名四明無能過也鯉與山陰同召山陰乃四明腹心隨事媒孽鯉初入閣即以沿途所見鑛稅之害為疏陳之越數日山陰促之復上上頗不悅一日大雨如注鯉促四明山陰曰

鑛稅疏此時宜上矣吾輩宜素服躬到文華殿上必動
心兩人不得已同往內臣驚問故鯉曰有要事第對上
言三閣臣皆素服冒雨在文華殿進疏上啟閱知為鑛
稅亦頗領之不怒也長至日四明被論註籍鯉與山陰
賜食宮門外命陳矩陪鯉見小內史往來竊聽有持紙
筆竊記者料出上意乃謂矩曰某一路見鑛稅害百姓
所不忍見再三疏請未見允行矩感額曰誠然鯉曰害
百姓還是第二義矩曰何謂鯉曰皇上受虧多矣如今

人家也要風水興旺今國家把名山大川都鑿破靈氣發洩盡矣將來聖躬豈不受虧時山陰一語不發飯畢各謝恩出矩備述鯉言復命上曰此言甚是你與沈先生說有甚培補法鯉對曰但急停鑛安靜久靈氣自復便是培補之法矩以復上點頭四明聞之草疏以上上怒久之始有停鑛分稅之旨上乳母翼聖夫人其夫官都督同知疏請令其侄承襲傳旨內閣准行鯉曰都督同知非世襲官且侄不祔姑亦無姪襲之理上謂夫人

曰這人情內閣不肯遂止真人張國祥言皇孫誕生有
祝禱功乞三代誥命且乞世襲詹事府主簿上亦傳旨
准行鯉疏言不可皇上如念其微勤止有金帛酬賞名
罷豈宜濫與上然其言雲南稅監楊榮為諸武弁所殺
上震怒立命緹騎逮諸武臣鯉奏言朝廷取雲南艱難
及其地方反側難定次開楊榮罪惡諸款今被殺雖非
國家法紀亦見聖德入人之深其地不忍謀叛但殺其
首惡以一兩人正法即定矣若遣官逮是逮其反也上

怒解即罷逮沈四明以妖書謀危鯉上見素定屹不為動在閣時以一木屏書天啟亶聰撥亂反治一望謹天戒二望恤民窮三望開言路四望發章奏五望補部院大僚六望補中外庶官七望起用廢棄八望照例考選九望釋放冤獄十望撤回稅監每辰列屏焚香祝天四明即向內監譖鯉呪詛上一日遣人取屏覽之曰何為呪詛陳矩明其誣而止癸丑部請召用先是科臣張延登疏云自皇上御極以來閣臣二十有一人只王家屏

沈鯉有立朝之節而未竟其用請特召以章眷戀舊臣
德意甲寅請存問謂鯉精忠亮節未登首輔今年已八
十四例宜存問

野史氏曰人臣事君以道進退有禮如公者其庶幾
乎泰交紀畧大段已具而部請特召請存問君臣終
始之誼亦無憾矣所未盡究其用者非主眷之不專
而讒邪間之也予少遊京師聞之縉紳多如是言嘗
一日於安肅道中憇烈婦祠側樹陰下土人云適沈

閣老過此下輿步行其崇重節義如此

董恭敏堯封

堯封字淑化洛陽人嘉靖癸未進士擢御史按四川值
三殿採木蜀民疲於奔命堯封極力調停公私交濟世
宗每向徐文貞語兵事稱御史而不名尋陞都御史撫
操江為江陵相所銜奪官江陵敗起撫甘肅累官戶部
侍郎卒諡恭敏贈尚書子定策萬曆甲辰進士擢御史
薦曹端尤時熙孟化鯉等曰古人以學為實今人以學

為名若臣論三賢皆務實也前後疏務引大體按甘肅
卒

郭少傅朴

朴字質夫安陽人嘉靖乙未進士由庶吉士厯官少傅
大學士朴生平淳謹孝敬十一歲師事郡學生鄭世安
授毛詩鄭端人也嚴訓誨即厲色斥之朴自省咎不敢
有怨十四歲舉茂才固安楊公以狀元督學中州甚器
重之崔文敏鉞嘗謂朴曰王汾州勲之廉介苦節不可

及向曾面與之約渠若終於予前當為之立傳後崔先
勲二年卒朴著三士歎蓋述勲廉介有崔史今已亡誰
哉聞高躅之句同邑李學詩農家子幼有大志朴見之
曰李子真實無偽殆不失赤子之心者也其後宦轍所
至輒有名蹟三士一鄭一王一即李也朴早歷禁垣負
公輔之器尤謙抑無傲色無惰容兩典銓部絕請託奔
競惟以大公行之其稱進以賢不以譽其斥謫以不肖
不以毀且度地遠近才細大要使人與事相稱而止否

雖權勢所主不稍假借而大指乃在惜人才捐細過毋以刻核繩下嘗謂人稱銓曹為恩怨府夫亦已自為恩怨耳恩怨出于已實難自人何害故在事日久人莫測其喜愠之端考察內外羣吏注授百僚賢不肖無爽天下翕然頌大宰真能舉其職朴與新鄭同入政府萬厯癸酉王大臣事新鄭危哉江陵險哉朴以坦夷誠篤於時言者猶摘及之亦苛矣神宗遣使存問卒年八十三孫竒逢曰予童時聞安陽郭閣老從不與人競隣人

化之亦相遜讓因名其所居之地曰仁義街迄今傳
為美談夫相君一身係天下安危關生民利病家人
禮讓事亦微末然有以一節見全體者見公之施實
德于民民之被服久而不忘如此也穆廟時與新鄭
同在政府忌者雖指為儇薄而時論猶稱其長厚公
之為相一如其居家始終一致云

李都御史天寵

天寵孟津人嘉靖戊戌進士累官都御史巡撫浙江因

不附嚴嵩嵩授意趙文華等誣陷嘉靖三十四年與張
經楊繼盛同日殺於西市明史謂三良無罪一旦致之
死天下人心所共憤也子根舉人仕至僉事從尤時熙
講學一時學者宗之

劉知府容

容字汝大羅山人嘉靖庚子舉人素性恬澹動止以禮
嘗慕徐孺子非力不食之義習勞甘苦刻意向學恒教
授以養父母父母安之姻黨被誣乞居間容諭之曰吾

人處世所恃者天道神明而已爾誠誣人即不直神亦置之奈何舍正路而鑽別竇令聞其言乃白誣者生平不苟者女色友人疑其矯強飲外墅而先寘美妓於空室夜分鐫戶妓出竟危坐待旦友人太息曰坐有魯男子而吾不知何云交厚哉遊南雍宿正陽主人婦少而新寡夜就容故作暴疾狀呼僮篝燈煎藥昧爽馳去父母相繼卒哀毀逾禮親知慰諭摘禮不慈不孝之文以示矍然汗下始有起色妻姜氏卒泣曰此與我同辛苦

事父母者父母不及祿養而姜氏亦以荆布從之吾何忍再娶且有牛衣鹿車之誓矣判黃州逋負有至二十餘年者務以至誠開諭爭先輸納監稅蘄州黥吏悍卒相戒斂戢廉平之譽孚于上下景王樞回京中貴人橫甚素聞容名嚴諭其下無所擾徐撫軍謂其屬曰吾儕嫉閹如仇畏之如虎每每激而取禍覩君事良愧矣擢同知監收船料夜泊蘆州賊拔刀突至詢知為容叩頭謝過仍衛送出境黃人恐其去環訴兩臺任十一年擢

南戶部員外權闕武林公私稱便擢知滇之廣南貧不能行又疾作乞休得允致仕獨居索處一榻蕭然親知勸為中饋計曰老而再娶是為昏悖即賢耶且有累如不賢敗德破家所不忍道吾即忘糟糠約可以四十年苦行頭陀萌還俗念哉讀書課子泊如也里有不善惟恐其知絕跡公府達官貴人式廬造請亦不及公府事也疾篤猶手一編誡諸子甘貧安命卒時盛暑顏色不變人咸異焉

孫奇逢曰昔有人言值白金于曠野遇美女于中夜而不動心者必周孔復生顏曾再世而後能也以觀公之生平誠能易人之所難卓哉方正之品令人斂衽

張僉事四知

四知字子畏汝陽人嘉靖庚戌進士為駕部時傳符關出干者如蝟一切拒絕即大司馬為貴勢人也亦不假借蜀撫阿寵臣陸某意檄所司為其遠祖宣公樹綽楔

制視禹坊特敝四知為僉事斥之曰宣公即名臣功高
神禹耶亟縮之母占累宣公為也竟以此獲罪罷官歸
閉門著書有中州考韶亭詩集四書釋義崇古韻證若
干卷

李少保戴

戴字仁夫延津縣人也隆慶戊辰進士初授興化令庚
午同考官填榜見中式李茂材名係本房所取士即白
於衆曰此少師仲子也又職治邑人當避嫌求易一卷

主司及監臨曰爾以文取何傷不允戴曰戴既出少師門墻又宰其土雖無私於形迹有萬不可者且少師最不急諸子功名其子大有才不患不售寧留以俟識者長跪堅請易卷始起少師聞之深喜謂能諒我心以其平日治狀揚於朝得行取拜戶科多直諫有欲毀英明閤者戴言先帝建閣有深意三年無改人子至情矧今未大祥事遂寢已掌禮科公校得民譽王世揚楊芳姚岳祥等若而人布在卿寺臺省郎署藩臬而其首張棟

以清直聞江陵數稱戴通達國體戴卒無私謁遂外遷
陝西叅議繼擢山西左轄經手出入者數百萬左右人
不得一染指巡撫山東適東土大旱議留漕糧以賑濟
饑民疏凡十二上悉報可晉刑部侍郎申救李見羅一
事薦紳所重董漕運撫江北所在利弊晰如指掌疏草
浮糧二萬計民稍蘇息請帑金十餘萬以救饑民改工
部值內艱歸除服推太宰時凡七人戴居其後上知戴
久特自拔擢之是時采權四出國本未定諸凡言及者

多被罪戴立請上霽顏受之疏薦臺省至三十餘人悉
報允郡寮吳寶秀華鈺以抗中貴下詔獄戴倡列鄉請
貫若明職掌定陞除計資俸酌南北拔卓異搜遺廢於
人情國體大有裨益所屬司勲司王士驥以論事激切
犯四明政府政府銜之戴不為動而妖書之獄起金吾
有嫁姁於其僚者戴與僚為戚屬蓋陰憾戴也戴決意
求去疏十二上報允家居為德於鄉族為德於親友難
以枚舉論者謂自海豐以來冢宰數不稱旨不能安其

位獨戴涖職六年司內外計人無間言聞望恩數與海
豐同六卿中不多得也弟載字道夫以恩蔭仕至戶部
員外陞鶴慶知府所在有聲

野史氏曰李公居官行所無事不求名不立異不黨
依門戶厯官四十餘年絕無矜貴之色尚書五部辭
例得之恩蔭凡鄉黨親識有求必應至於臨朝廷大
節不為權勢所移京山李維禎誌其墓歸德沈龍江
鯉為之表屈可伸太史作明史斷云始焉以得罪張

居正而左遷終焉以忤沈一貫而致政其生平人品大槩可知矣雖耽僊玄亦不可以苛論也

郭尚書涓

涓字原仲新鄉人性端謹出語驚人為諸生時李襄毅公化龍稱為中州第一秀才萬曆乙未成進士選庶吉士不妄交接門無雜賓同館中為一焰人題壽詩額云中興柱石涓曰未嘗有廢何云中興竟不應授編修李冢宰戴為姻戚六年無一語為人居間辛丑為會試同

考官所取皆名流時有講學京師者一給諫約偕往涓
曰此如老僧在人烟湊集處誦經言是而意不誠也獨
不往癸卯典江右試回同鄉沈龍江鯉在政府涓謁之
沈留飲曰余在田間久近事未諳幸時見教涓曰公為
政所平章者皆各曹之事虛心與各曹議自有確見如
有疑于心與同館公議同鄉私言雖公亦私也沈是其
言楚藩之初即置宗人於辟獄具而蕭司寇與其屬
候閣屬為同年涓曰草草殺高皇帝子孫後有償之者

子及司寇也其屬追司寇于朝房而正其事歷遷中允
諭德庶子李襄毅公為大司馬有將領欲求遷秩者託
琴士說涓向司馬言涓曰此賣朝廷疆土所得予每痛
恨之言何至於吾耳乎琴士絕不與見壬子復典順天
試事竣告歸家居十年絕無一字遺長安劉杜諸將四
路之敗廷議主守已未庚申間遼警日急涓憂時倍切
時弟澆官京師數遺書并諸當事言可以戰庶可以守
諄切數千言甚中時弊辛酉熹宗御極起少詹事掌南

翰林院事疏辭不允尋陞禮部右侍郎時勢孔棘未敢
例辭壬戌二月廣寧陷奮然具疏力疾就道其略云人
謂山海真足以守臣謂我之兵力足以勝敵而後得安
不足以勝敵支敵終不得安內帑有金錢四海有壯士
而不奮然從事待帑金費盡一絲一粟取之民間恐征
求繁而邦本竭矣聖主方憂臣安所辭辱臣亦安能為
有為無但欲與諸臣面相講求虛心質難務求至當以
為社稷蒼生計疏上即攜家行時畿內人心風鶴沿途

皆南嚮湑獨盡室北轅至中途感瀉痢至順城門外養
病未見朝而逝卒時年六十朝臣言湑此行以身殉道
之事惜未究其志賜祭葬廕贈禮部尚書性孝友恬靜
官京師名其齋曰適量謂窮通得喪莫不有量貧賤未
嘗無樂富貴未嘗無苦貴適其量而已寧陵呂公坤家
居湑所推服為真儒有抑之者湑力伸助孫文忠承宗
督師關門湑嘗有書勸其選將恢復文忠多用湑議所
著有綠竹園草若干卷

野史氏曰公為詞臣口不談學而躬多實修所交接皆一時名紳余于壬子曾識其人而心儀之又十年壬戌東事方棘國事日非公與其弟澆深憂之日與當事鯁鯁為招兵禦敵之策而當事者不能用因力疾上疏以痛哭流涕之言而抒其忠憤鬱結之氣此與孫文忠同一心事志未遂而身已殞惜哉

郭叅政澆

澆字季昭新鄉人定識不倚潔而有為中萬厯庚戌進

士初為行人有齟兄宗伯公喟者因而厄澆遂量轉戶部主事會有權闕差利可數萬計澆力辭曰象焚在賄吾不欲以貲賈患也遷荊州府知府州縣糧止易其牒原封不啟火耗以息諸生剽悍與監司抗鱗聚數千軟血煽亂縣令畏懦澆遣健丁徃勾之衆皆散檻十人以坐其率自是諸生遂不敢逞歲大祲澆為裁其重輕停徵勞徠以救民急安首閔天子方事誅伐督師檄土司兵澆曰土司今皆餒民耳安得兵乎募卒人三千荆人

三千擇將領之安酋遂不能為害尋陞津門兵備問民疾苦而津兵兩營久疲頓歲支金按數以給澆為條畫班次休息訓練部伍肅然是時魏璫心腹以覺華島瞽將託澆澆曰軍中關茸安用此輩噬腓耶此島與夷隔一水寧得罪巨璫不敢悞封疆事璫又託兵部為某求旗鼓澆持益堅璫遂嗾陸御史彈澆乃補揚州貳守吏以公費銀餌澆笑却之未幾遷南昌守鈐強宗勸逋賦加意練兵繕營房米鹽械器各屬邑得兵一千三百有

備無不鞏而粵寇至豫章謚如擢山西糧道及至諸寇
譟太原澆持議合勦躬測其要害總戎某懼賊如虎軍
不佞閑而縱之掠民澆爭之以是憾澆賄監臣某毀公
於捷疏中尋以叅謫歸蘇門而太常卿張鏡心薦澆可
當重任補鞏昌澆至多儲火礮烏鎗濬濠築城以開荒
圃罷其催科時兩當殘後委羨金二千臺使者來問羨
澆曰已抵逋賦矣擢莊浪兵備副使往年黑尚仁啖夷
以利諸熟番亦濟之商賈不行環千里為墟澆振旅出

猝遇西夷覲我兵整不敢偏時松山將士磨至旌旆煌
耀遂避去兵糧壞於商稅復肢削身無完衣澆恥為侵
牟諸番皆曰親我乎有爭辨為亭平之資番之力以禦
夷頗得其助而邊事亦不囂矣又為區畫地田官民買
牛種以軍護民耨訟無贖五涼惟莊殘澆在莊二載練
甲積穀為西北一隅雄遷涼州叅政涼去莊三百里故
多強番澆曉諭遏所出沒視澆齒頰為三尺而能絕長
久害以勞成疾卒於官年六十八陝西巡按王章具疏

陳宦蹟得恤澆謹言訥訥進退有度歷官廉約常取給于家臨終無長物云所著有居官草暨家藏集

野史氏曰公歷官絕無染指常取私家之積以為在官之費雖其家素厚亦其清操介節守之已定故不見可欲而遷公家世前未有顯秩然多實德祖孫父子兄弟列鄉賢祠者五人可謂能世其德矣

侯太常執蒲

執蒲字碧塘歸德人萬歷戊戌進士御史按甘肅抗疏

論三相李廷機朱賡方從哲又言天下方有兵事用大臣宜其材孫鑛非無文學不可手持書卷坐大司馬堂居言職與官應震同年同官最昵一日應震謂蒲曰鄭貴妃方有寵青宮未可知吾與公陰擁戴之不世功也蒲怒叱之遂與絕交又論僧達觀假佛法構煽禁掖詞臣陶望齡首倡拜跪稱弟子為辱官壞風俗天啟初趙南星為冢宰因高攀龍言起蒲為光祿少卿遷太常卿會當祭祀魏忠賢欲代行禮蒲先期上言曰天壇寅清

之所皇帝所對越以事上帝者今有宮奴閹豎連行結隊狂遊嬉戲臣職典禮不敢不言竊謂刑餘不宜近至尊況天神饗祀之地乎宜下所司論治忠賢大怒遂致政歸子二恂恪丙辰進士同以忤璫歸恪另有傳

侯祭酒恪

恪字若木歸德人萬厯丙辰進士己未選庶常天啟間為編修璫賢竊政殺楊漣繆昌期等尋疑疏草出恪手亦欲殺恪其假子田爾耕代為求釋遂欲招之恪辭色

甚厲田大怒嗾臺臣彈以邪黨忠賢矯旨削籍為民崇禎初璫誅起恪為庶子職記注有浙人溫體仁者揣天子意自為書訟言羣臣朋黨得召對上大悅趣立為相恪纖悉疏其醜體仁病之數曲懇稍改易恪不肯而謂人曰體仁奸過林甫而偽強介若盧杞果執政天下且亂體仁銜之乃出恪為南國子監祭酒恪能詩文有集二十卷

張都御史應辰

應辰字環北河南衛人萬曆丙辰進士擢御史巡視中
城有中貴殺人應辰議抵罪大忤魏忠賢意後巡按廣
東忠賢生祠遍天下應辰獨不行諸僚屬謂必不免禍
崇禎立諸寮屬轟然請謁應辰謂緹騎至啟門始知忠
賢誅諸前不至應辰所者詣庭請罪陞都御史撫甘肅
斬獲一千八百級卒於秦

常知州維翰

維翰字子羽歸德人以舉人授保定令邑故徧小維翰

隨任其俗人不知有令既滿當遷其姻侯司徒恂數問所欲得者皆不應其子異之謂曰司徒自篤親我自守已遷東平州守既至見民飢開倉賑焉當催科嘆曰吾民今賣妻子保性命天子豈知其至此哉然停賦則病國吾願輸家財抵之乃盡鬻其田廬二萬金猶不足遂坐謫有中官道過東平勢張甚前路令守皆起居拜跪有所饋獻維翰閉閣不與通更禁其尉尉叩頭爭卒不許人稱其介云

傅莊敏振商

振商字君雨汝陽人進士選庶吉士巡撫南贛巨寇江
囊等受縛遷南京兵部右侍郎時魏黨懷寧侯孫承蔭
毒軍蠹民道路以目振商彈之崇禎時陞兵部叅贊機
務尚書軍政次第舉行卒贈宮保諡莊敏

張尚書鏡心

鏡心號湛虛磁州人生而岐嶷不凡修幹豐額眸光射
遠相者曰異日當樹軍功萬里外天啟壬戌成進士授

蕭子令逾年治行韙然調曲陽再調延令攝篆海陵所
在著循蹟倪太史元璐為詩十章紀其事有漢書載有
張堪在未必漁陽敵海陵已已以卓異授禮垣首陳破
門戶勤撫綏節財用禁加派汰冗員杜餽遺開言路七
要上嘉納時舉謚禮臣訪冊溢七百人鏡心謂當一正
以累朝實錄寧嚴勿寬寧核勿徇因臚鐵鉉李己羅綺
數人進上深韙之冬邊警至急鏡心陳防禦八策請出
御史吳阿衡於獄時薊督劉某失守逍遙東撫王某擁

師逗遛援師侯某縱兵焚掠并糾置重典先後封事十
餘上庚午上中興十二事一謹微上一切好惡不可令
人窺測可測則人得以私意附會失天下是非之實一
持平上待人當勿意必一如天之鑒物禍福惟所自取
勿以同異為好惡勿以好惡為低昂一推誠一去察上
求治太過御下太疑常使人伺外事中外囊括拱手非
國家之福一辨言一用人人不同立言亦異生材不
易知人更難一慎刑罰治亂世從重典皇上深得此意

若以一青小悞槩塵雷霆灰後來任事之心一抑躁競
宜因事隄防以杜夤緣一責成功勿悞封疆致後來推
委一收人心一實訓練一馭大將古武臣閫外成功皆
從將相和衷豈可體統相加今日之事須一文臣提督
而文臣掣武臣肘樞輔詳言之矣便宜飭樞輔承任必
能建監柄政者曰不圖今日見魏公十漸也齎詔滇黔
歸奏普酋狡黠宜及其子幼仇多勅督臣朱爕元以恩
信固結土司早圖勘定貴陽山多土少水外地腴甚可

資屯種不得因安酋要求輒輕議與上以爲然辛未冊
封岷藩王庭設師賓禮錫兼金辭癸酉典試江右所得
皆名流還朝擢吏科都典大計烏程謂有數大猾當斥
若俟請間而授之旨者鏡心爲不聞已笑曰吾知奉公
耳焉能齷齪泆忍代秉成伐怨哉條上計六事甲戌陞
太常再陞大理請終老不允乙亥陞南光祿卿在官積
金四千金米三千石以實神倉丁丑晉兵部右侍郎兼
右僉都總督兩廣粵提封四千里夷漢雜處時安南通

貢撞獠數奸楚孽震鄰海上紅澳諸夷連牆入犯所部
文武吏六百在天末法弛貪情成風抵任首嚴竿牘藩
臬而下無敢贅見所需絲粒皆抵直且浮之涖事五載
凡軍國大政劇心擘畫夜不交瞋下所司相商手答動
十徃復不厭故夷分寇警旋起旋撲復上緝馭交紀二
十二卷上是之命外吏奉行其自奉甚廉統計積穀一
百八十二萬五千石後歲青粵無殍者復立社學招集
黎之生童誨以小學孝經諸書黎知向化葺邵文莊點

易臺暨陳白沙祠辛巳春陞兵部左侍郎壬午邊燧急
舊督張福臻因道梗未至簡鏡心往既而福臻至議別
用兵部叙山左前後擒斬功工部叙奉行設備功加爵
二級逆賊圍汴鏡心請設備共城以聯屬小民未幾其
父母相繼歿以憂里居甲申賊潰秦晉遣偽將收河朔
鏡心避難南渡黃道周薦鏡心練達老成堪簡任柄政
者欲援奪情例起用鏡心曰草木游魂敢與天下事乎
遂去卜居姑湖乙酉歸耕釜上之田杜門著易寒暑不

輟凡數削稿皆手自批錄生平慎交與范景文蔣德璟
陳仁錫倪元璐黃道周劉理順賀仲軾善黃以諫言廷
杖上怒甚連治羽黨知交不敢問而黃家素窶即饕餮
不繼鏡心以三百金遺其子曰故人不負官故人之祿
不足累友後黃公寄詩四章有患難勞相恤妻孥感至
誠之句丙申四月卒於家年六十七所著有孝友堂集
百餘卷

孫竒逢曰公晚年潛心性命之學謂羽翼六經不第

宋數大儒如漢董江都唐王文中皆有得乎儒之醇
而元劉靜修許平仲當世道荆榛倡明教統厥功尤
大嘗欲搜集歷代諸儒語錄予暨二三同志選輯商
訂彙為一集端緒未竟而公已歿矣豈不惜哉

中州人物考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中州人物考卷六

容城孫奇逢撰

武功

李揮僉英

附子灤城侯堅

英武陟人仕元為河南行樞密院知院洪武元年自陝州來降授沂州衛指揮僉事從右丞相徐達平章常遇春定中原收北平追哈喇章國公至興和還取保定中山諸郡復追獲元知院呼必瑪勒等二年從徐平陝西三

年征定西擊走王保保復從御史大夫湯和征察罕諾爾取東勝沙靜等處四年伐蜀克階文二州敗偽丞相戴壽等於成都五年曹國公李文忠征沙漠英與哈喇章戰於烏龍江破走之十一年又從西平侯沐英征西番擒三副使以功累遷驍騎右衛十四年賴川侯傅友德征南以英為前鋒既克雲南進攻楚雄大理皆有功及攻圍烏蘓諸蠻土官實卜等以衆數萬拒戰英與麾下士奮擊斬數百人而死詔贈鎮國將軍指揮使

堅鎮國將軍英之子也洪武中以功臣子選尚大名公主授駙馬都尉建文即位公主進封大長公主堅以軍功封灤城侯無何命耿炳文北征拜堅為左副將軍及與北兵戰於真定時炳文軍惟備西北其東南無備北師出其不意夾擊之炳文幾為所擒北將丘福攻子城堅領兵接戰互有勝負已而兵敗丘部內騎士薛祿引槊刺堅墜馬刀斫之堅大呼曰我李駙馬也祿生擒以獻文皇謂曰爾至親也今至此尚安逃乎械送北平道

死子莊當襲爵公主時猶在懼禍至乃納其誥券莊遂
流寓南京娛情詩酒以壽終焉

梅汝南侯思祖

思祖者夏邑人也初為張士誠中書省左丞守淮安歲
丙午大將軍徐達既下高郵進兵攻淮安思祖封府庫
甲兵率衆來歸上嘉之授大都督府副使是年八月從
達伐吳取浙西十月攻昇山水寨克之降偽吳將呂珍
得兵數萬十一月下湖州進圍蘇州吳元年九月城破

士誠被執師還特降褒諭擢浙江行中書省右丞階資
善大夫十月從征中原克山東沂州等郡洪武元年取
大梁破陝州下潼關七月旋師徇取河北衛輝元守將
平章龍二棄城走彰德師至彰德龍二復出走同知某
等詣降達以思祖統和陽衛兵守之復得龍二部將楊
義卿船八十餘艘未幾檄赴北平取未下州郡遂征山
西二年晉冀悉平復從征陝西取奉元鳳翔平涼鞏昌
四郡八月於邠州獲故元叅政毛貴等三十人送大將

軍斬之十二月中原平賜思祖白金十斤文幣十五襲
三年四月擊走王保保軍於定西還自秦州破畧陽入
汧州取興元是年論功封汝南侯四年伐蜀五年征甘
肅還命巡視山東陝西遼東諸處城池十四年九月四
川水盡源通塔平散毛諸洞長官作亂命思祖為征南
副將軍同江夏侯周德興率兵討之未幾諸洞夷悉平
十五年復同傅友德克平雲南置貴州都指揮使司以
思祖署都指揮使上以雲南初平欲使重臣鎮之又命

思祖署雲南布政使司事思祖善撫輯民夷安之十月
丁丑思祖薨賜墓鍾山之陰予義武德衛指揮陞遼東
都指揮使

余指揮思銘

思銘者商城人也元末以義兵歸附授平章職事守禦
金剛臺甲辰八月詔思銘領所部兵從征是年平司空
山程德權有功乙巳擢陸安衛指揮同知仍司金剛臺
事復擒德權餘黨祝平章等檻送中書省誅之洪武元

年思銘如京師推恩授兄子端廣東川廣衛鎮撫勤湖
廣銅鼓衛鎮撫思銘益自感奮九月從總戎宋公渡懷
慶澤潞等處二年復命攻桃花尾尖二寨平之事聞封
思銘父法為明威將軍指揮僉事母鄭氏德人已而復
從大將軍取魯臺陝西鳳翔諸郡賜緋衣一襲綵榻一
面調守平涼明年收王保保歸徙寧夏衛給誥世襲五
年復徙華山衛八年正月坐事左遷寧夏指揮僉事三
月復歸華山十一年詔征西番至中途病子享襲

劉指揮先

先字光祖密縣人也仕元為平章政事元亡以所部兵來歸從鄂國公常遇春信國公湯和收河北諸郡洎西戡晉絳敗王保保兵復從大將軍達克陝西秦鳳環慶諸州洪武初由平涼入覲授驍騎前衛指揮僉事明年復從征迤北調驍騎左衛七年守茶陵衛加授廣威將軍十四年調征雲南所至身先士卒大小五十餘戰俘獲斬馘甚衆雲南平置烏撒衛指揮使司擢先為指揮

同知以鎮之時治所新設泣事精勤蠻獠畏服進懷遠
將軍卒於官年六十三子廣積官驃騎將軍右軍都督
府都督僉事

何莊毅德

德者光州人也至正末太祖龍興德杖策來歸從上定
江左諸郡轉征吳楚屢立奇功授驍騎衛千戶吳元年
七月沅陵人向珍八作亂德率兵討之至官廳巖珍八
以衆逆戰德擊敗之進拔其寨而斬珍八八月逆黨周

文貴率划船三百餘艘復攻辰州德使別將與戰於西
門外自將輕騎直抵其寨攻破之獲張千戶等百餘人
文貴退保麻陽德追擊之又俘其萬戶等四十四人文
貴遁去是年拜虎貴衛指揮僉事既定中原陞指揮同
知率兵守遼東召還改虎貴右衛指揮同知尋擢大都
督府都督僉事洪武十三年改立五軍遂為左軍都督
府都督僉事十七年扈從北征還七月己亥以疾卒於
家年五十二賜葬鍾山之陰追封廬江侯謚莊毅

梅榮定殷

殷汝南侯思祖從子恭謹有謀能騎射洪武十一年尚
寧國公主為駙馬都尉諸駙馬中高皇尤愛殷嘗受密
命輔建文靖難兵起殷充總兵官鎮守淮安悉心防禦
文皇假道殷割使人耳鼻口授詞答文皇曰留汝口與
殿下言君父恩義文皇竟不得道淮安乃渡泗水破盱
眈出六合至京師即帝位殷尚擁重兵淮上上迫公主
招殷公主嚙指血為書遣中使達殷殷得書慟哭詢建

文所在中使曰去矣殷曰君存與存君亡與亡吾姑忍
俟之乃還京見上上曰駙馬勞苦曰勞而無功永樂二
年冬都御史陳瑛言殷招藏亡命私匿奸人與女秀才
劉氏朋邪呪詛幾得罪明年冬入朝殷仇家都督譚深
指揮趙曦令人擠殷死笄橋下曦誣殷自投水死都督
許成發其事上怒罪深曦二人對曰此上命也奈何殺
臣上大怒立命力士持金瓜落二人齒斬之謚殷榮定
初公主謂上殺殷牽衣大哭問駙馬所在上笑曰為公

主踪跡賊無自苦公主謹護二子順昌景福上以順昌
為中府都督景福指揮旗手衛僉事賜手書二甥曰朕
不念爾母爾安得至今日二甥後改孝陵衛指揮使宣
德中與世襲曾孫純字一之以博學稱登王華榜進士
為中都副留守有損齋備忘集百川學海行於世或曰
公主嘗貽書阻靖難兵文皇不答兵至淮北與公主書
言興師不得已故令遷居太平門外勿罹兵禍公主亦
不答公主高皇后長女陳建曰殷有才智太祖最眷注

臨崩皇太孫與殷侍側太祖首囑太孫曰燕王不可忽
次謂殷曰汝老成忠信可托幼主乃出誓詔及遺詔授
之曰敢有違天者汝其為朕伐之至是靖難兵漸南逼
建文乃令招募淮南民兵合軍士號四十萬以殷統臨
淮上扼燕師燕王遺殷書以進香至金陵為辭殷答曰
進香皇考有禁導者為孝不導者為不孝王大怒復書
言今興兵以誅君側之惡天命所歸實非人所能阻殷
割使者耳鼻不復報書口授數語曰留汝口回去說知

其詞甚峻

野史氏曰公不負高皇之托能盡忠於建文於義甚篤愚謂建文去矣便是公靖節之日也改頭換面另事新主初志謂何即不然蹈方鐵之憤烈慘苦所傷亦多故不如早自決之為愈也窺公之意仍欲得一當以報是未可知駙馬勞苦勞而無功此二語猶可想見君臣中姻戚之意雖無慘禍勢必殺公借他人之手存公主之顏亦霜雪中陽和也

張忠武王

王字世美祥符人也以元樞密知院來歸太祖禮遇甚厚王感奮思効洪武二十一年從征博裕勒海子喀爾喀之地以功授濟南衛副千戶又從征盆瀾特穆爾至延安延州進安慶衛指揮僉事二十四年北逐元人之擾邊境者至鴉寒山而還調燕山左護衛明年轉都指揮同知三十一年文皇舉靖難之師首用王策攻北平九門三日城內外悉定師將出上問王何之對曰薊州要

地不先平將為後患薊平餘不足圖師至薊諭之不下
玉環城而攻薊守馬宣率衆出戰遂執宣殺之并執指
揮毛某玉知其才釋之送詣北平是夜玉趨遵化簡勇
敢士四鼓登陣開其城門將士皆入城中始覺守將率
兵拒戰執其將斬之餘不殲一人將吏悉隨玉上謁而
永平密雲皆望風輸款諜報長興侯耿炳文率兵二十
萬屯真定玉自請往覘還言軍無紀律不足慮也若徑
趨彼雖衆新集我軍乘其未備一鼓可破也上曰然明

日遂抵真定接戰炳文大敗俘其左副將軍李堅右副將軍甯忠及都督顧成等斬首三萬餘級上謂王曰此行汝之功也非汝與吾意合不及此是時江陰侯吳高以遼東兵攻永平城甚急而曹國公李景隆引兵數十萬將下北平上與王謀先援永平既至高望風棄輜重而去王從上追之俘獲甚衆王因言大寧去此不遠請移軍嚴之遂攻大寧自辰至午城破斬其都指揮朱鑑執都指揮房寬下令撫輯城中頃刻而定乃趨北平而

景隆兵已圍城數日王請先擊然後入援於是徑擣景隆營大戰三日城中亦鼓譟出內外夾攻景隆軍不支遁去復攻廣昌蔚州大同諸城皆下無何景隆收潰散卒號百萬且復至王曰兵貴神速先事者勝請往駐白溝河以待後三日景隆果至王擊之斬馘無算景隆敗退保濟南王乘勝追躡圍其城既而解圍攻滄州獲其大將徐凱進攻東昌而東昌兵已列上以數千騎驍出陣後忽被圍衝擊而出王不知上所在突入陣大戰連

殺百數十人王亦被創而沒時年五十有八上聞哭之
慟既旋師諸將皆侍語及東昌事上曰勝負兵家常事
不足計所恨艱難之際失張玉良輔耳吾迄今寢不帖
席食不下咽乃潛然淚下諸將感泣上既踐祚顧侍臣
曰張玉才備智勇論靖難功當第一惜其早沒贈奉天
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追封榮國
公諡忠顯昭皇嗣位加封河間王改諡忠武配享成祖廟
子三人長輔自有傳次輓天順初以翊戴功封文安侯

卒子斌嗣坐說詛國除軌與兄輓同日封太平侯卒子瑾嗣成化初以冒功國除

野史氏曰忠武自拔來歸擇主而事可謂智矣又事文皇得展其知畧不但大將諸事可否進止衆論未定者數語立決得君如此須以死酌知東昌戰沒得死所矣視其子輔死土木未可一概論也

張忠烈輔

輔字文弼祥符人河間忠武王冢子也器宇雄壯顧盼

有威文皇靖難時屢立戰功封信安伯加新城侯永樂
五年安南國陳王為黎季犛篡弑輔為元帥統兵八十
萬往問其罪既入境賊沿江列柵六七百里水陸拒守
王師拒江口破其堅壁遂拔多城進攻交州入之乘勝
引兵蹙清化城覆其巢穴降夷民十餘萬季犛遁入海
屯兵鹹子關賊來襲逆擊敗之繼督舟師往攻斬馘數
萬級窮追奇羅海口生擒季犛并其二子蒼澄餘衆降
附交南平得郡縣一百三十四戶三百一十二萬輔建

議復古郡縣置交趾都布按三司統鎮之凱還進爵英
國公七年餘孽簡定僭偽號煽衆復叛惟交州完守又
命輔征之率師二十萬獲簡定於吉利柵之山而歸九
年賊陳季擴倡亂復陳氏再命輔往討賊聞王師至走
海洋據險荷花口輔率兵促之至愛子江登岸賊設象
伏以俟輔偵知之以戒先驅羣象來衝一矢落其象奴
再矢披其象鼻象奔還自相蹂踐大軍乘之擒斬無算
遂獲陳季擴以獻是役也取勝於至險之中衆以為神

既而以輔鎮守其地盡平餘寇宣廟時漢府密遣人與公謀公即縛其人白於宣廟覺之既早故易於撲滅宣廟愈重之後死於土木之難公寡言笑重章縫之士為本朝武臣之冠天子曾稱其知禮卒年七十三歲追封定興王謚忠烈

野史氏曰先輩論定關中必曰馮鄧取江左必曰預濬至如公一平交趾三縛渠魁易草莽為桑麻變雕題為華夏豐功偉烈又豈定關中取江左可同日而

語哉惜也不死於交趾而死於土木人猶以為有遺恨云

任僖武禮

禮臨漳人洪武初授燕山右護衛總旗建文時文皇征懷來等處禮以功擢副千戶又從戰於白溝河克東昌藁城臨德及金川等九門累擢都指揮同知永樂初上北伐加驃騎將軍逐北寇布尼雅錫哩至靜攝鎮而還陞都指揮使十二年二十年俱從上北伐陞中府都督僉

事命率兵討哈喇及歸轉左都督正統改元充總兵官
守甘肅會敵至禮擊之大敗復追至石城盡殲其黨是
年封寧遠伯又招沙州都督訥格等全部來降詔許世
襲成化元年正月禮薨贈寧遠侯謚僖武子壽襲壽坐
失機國除

馬招遠伯亮

亮淇縣人洪武中授燕山左護衛小旗建文初從文皇
靖難平密雲雄縣大寧等處授都指揮僉事及上即位

陞陝西都指揮同知八年從征阿魯台二十年車駕北
征亮復從封半壁山而還洪熙改元陞右都督宣德初
戡平會州以功進左都督正統九年征流沙河逆寇斬
俘甚衆是年五月封招遠伯十一年七月薨以流爵國
除子麟授指揮使

徐武康伯理

理者西平人也國初從諸將定江左諸郡積官至永清
左衛指揮僉事調營州中護衛文皇舉兵靖難將下大

寧理從間道詣軍門請見遂從上戰於白溝河破雄縣
滄州藁城定兩淮入京大小十餘戰理皆賈勇爭先所
向克捷累擢都督僉事壬午封武康伯賜白金三十斤
文綺二十襲寶鏐二千五百貫并貂蟬冠復還守北京
理寬厚馭下士樂為用永樂六年薨子禎嗣禎薨子勇
嗣勇無子國除

梁保定伯銘

附子 蠡國公 瑤

銘字自新汝陽人也父來仕元為錢塘縣尉歲丙午率

所部來歸從克溫台等郡授某衛百戶洪武末銘以蔭改補燕山前衛革除間北平城被圍銘戰拒甚力以功歷陞後軍都督僉事侍昭皇監國於南京坐事下獄已而宥之命往廣東備倭及昭皇嗣位陞都督同知鎮守寧夏封保定伯宣德元年從安遠侯柳升往交趾卒於道子瑤瑤字惟善方數載悼父客死不憚險遠奉其喪歸稍長章皇念其世功詔許襲父爵瑤既襲爵益自奮勵命領五軍營紀律明肅士卒屬心正統十三年鄧茂

七叛以薦充副總兵征之事寧會湖貴苗蠻寇邊瑤復
佩平蠻將軍印率四省師往勦至則擒偽苗王韋同烈
等披山通道追奔所及每戰皆捷進攻零香寨誅賊首
苗銀虎等萬餘人又攻靖州東山口及龍家隘斬獲渠
魁伍林仲原等數千級焚戰艦百餘艘於是閩越湖貴
之地悉平景泰間進封保定侯掌都督右軍府事天順
初出鎮陝西三邊純皇即位召還仍掌都督左軍府事
無何疾作薨追封蠡國公謚襄靖子傳嗣傳薨子宗嗣

宗薨子任嗣任薨子永福嗣薨子繼璠嗣

房思恩侯寬

寬者陳州人也洪武中以功累官指揮僉事革除間守大寧城靖難師至倉卒閉門拒守文皇引數騎循繞其城適至西南隅城忽崩文皇麾勇士先登衆蟻附而上遂執寬寬懼歸附是時李景隆聞文皇克大寧引兵來襲文皇遣張玉將中軍朱能將左軍李彬將右軍徐忠將前軍寬即將後軍十月師入松亭關而景隆軍鄭村

壩遣都督陳暉帥兵追躡文皇命王等逆擊之衆大敗
至夜景隆遁去踰年師還北平王等進秩有差而寬陞
北平都司都指揮使及上即位封思恩侯賜白金文綺
寶鏐并貂蟬冠服子孫世襲指揮使

張彭城伯杲

杲字仲舒永城人也父麒指揮使永樂九年追封彭城
伯謚恭靖後又贈彭城侯乃誠孝昭皇后之父也子三
長即杲杲冠時昭皇為世子杲備宿衛夙夜侍惟謹文

皇靖難師起，杲東取大寧及戰鄭村壩，連大捷以功授義勇中衛指揮同知。遼東兵攻薊州，杲擊敗之，追至榆口而還。是時北平城被圍甚急，杲且戰且守，及上入繼大統，轉本衛指揮使。三年，調府軍右衛。二十二年，陞中軍都督府左都督。昭皇即位，封彭城伯。明年，侍衛章皇謁孝陵，歸命總督操練左哨軍馬。正統元年，薨。葬宛平壽安山之原子。八人輔輅、輓、軾、輟、輗、輘、輙、輚，先卒。孫瑾嗣。瑾卒，子信嗣。信卒，子欽嗣。

張惠安昇

昇字叔暉麒季子初以守城功授義勇衛千戶永樂三年陞羽林前衛指揮僉事調府庫衛七年授誥封昭勇將軍十二年隨駕北征二十二年陞後軍都督同知洪熙元年陞左都督宣德元年宣宗征武定州三年巡邊俱命分守北京四年上優禮至親命輟左府事朔望奉朝請凡朝廷有大政事亦得預議正統五年封惠安伯歲祿一千一百石賜誥券子孫世襲六年正月以疾卒

壽六十有三訃聞遣官諭祭勅有司賻葬太皇太后遣
官致祭昇為人端重孝友之德夙著於家閨門整肅教
諸子有方平居簡默臨事卓有定見歷事四朝公勤忠
謹未嘗有過宣廟為皇太孫時往來兩京及隨事文皇
帝北征皆命以保衛出入起居深有規益其居顯官恒
自謙抑每陞拜祇畏如不勝其臨政事必咨詢同官審
擇而行不恃已長遇文學士必加禮敬服食儉素絕無
富貴態而急於利人常施藥石以療人疾為糜粥以濟

飢者少留心載籍至老不倦見古忠臣孝子端人正士
每遇事輒以訓諸子故子孫世守其家法云子軫嗣軫
卒子琮嗣琮卒無子弟瑛嗣瑛卒無子弟瓚嗣瓚卒子
偉嗣偉卒子鏞嗣

野史氏曰公居官居家敬慎謙抑武功而有文德者
也垂裕後昆世守勿替至甲申大難閣門殉義更於
祖德有光愈見貽謀之善

呂揮僉毅

毅項城人始為濟陽衛百戶文皇靖內難毅從征以功積官至指揮同知永樂三年陞都指揮僉事與黃中同治兵廣西又全以兵送前安南王孫陳天平歸國中違上指使毅不能爭敗績於雞陵既皆宥其罪仍以本職從征以毅過薄命充鷹揚將軍交趾平毅與有勞命掌交趾都司事毅深沉有勇畧與賊戰深入陷陣死焉

朱武襄謙

附于武毅永

謙者夏邑人也初為鳳陽留守左衛指揮僉事累從北

伐以功擢萬全都司都指揮使尋遷都督僉事兼右叅將仍守其地時萬全城圯敵每至人心震恐謙修築是為新城邊人至今賴之正統四年謙用薦充總兵官鎮守宣府會敵入寇斬獲渠魁以下千餘級久之不敢犯景泰初論功封撫寧伯未幾額森欲奉上皇南還舉朝以為詐不從獨謙上書懇請景皇持不敢發召諸大臣問吏部尚書王直亦以迎復為對上不懌曰當時大位是卿等強朕為之今將置朕何地少保于謙對曰大位

已定孰敢異心但欲遣使答禮少紓邊患耳上意始釋
曰從汝從汝乃遣李實羅綺奉勅迎復語在北使錄中
明年二月謙薨進封為侯謚武襄永宇景昌謙之長子
少敏嗣爵初景皇命掌後府左都督事天順八年總
理神機營兼管三千營成化二年逆賊劉通苗龍等竊
拒荆襄僭稱尊號屢征不克上怒以永統總兵官同工
部尚書白圭都御史王恕王儉都督李震鮑政喜信太
監唐慎少監林貴都指揮王信劉清田廣率兵往討是

年三月至南漳詢之土人謂賊之巢穴在萬山中豆沙河之境於是決策深入時永以疾暫留控扼圭慎震儉自南漳進兵貴政自遠安進兵信政自房縣進兵恕清自穀城進兵賊見我師侵逼遁徙壽陽欲出陝西龍徙大市欲出遠安永等調兵趨壽陽截其奔路通乃退保大市與龍兵合閏三月二十二日廣進至雁坪遇賊擊之追至古路山明日廣與諸軍皆會進攻斬賊首劉聰及偽都司苗虎等百餘人追至格夔山賊將家屬退保

後巖山二十四日賊據險懸架輓木礮石各執鎗牌器械以抗我師永震等攻其右信信等攻其左政等衝其中清等襲其後四面夾攻賊下木石如雨永等往來督戰士卒爭奮扳崖涉澗蟻附而登鏖戰累日呼聲震山谷賊遂大敗擒通等二千五百七十餘人斬首二千二百六十餘級俘獲賊屬子女萬一千六百有奇招撫脅從流移萬八千五百有奇南土既寧上降勅褒論永進爵為侯圭等陞賞有差十四年加永太子太保或投匿

名書言永圖不軌永乞解兵柄不許其冬手敕加太傅
太子太師永治軍嚴肅所至多奏功前後八佩將印勛
名無與比弘治九年二月薨追封宣平王謚武毅子暉
嗣暉薨子麒嗣坐劾降為侯麒薨子岳嗣

李興寧伯震

震者南陽人左府都督僉事謙之子也正統五年初襲
指揮使九年征烏蘭哈達以功擢都指揮僉事已從王驥
征雲南麓川事平陞都指揮同知景泰間以叅將平沅

州麻陽天柱江東靖州邛水橫坡平州諸處逆寇斬俘
記隆陳添仔及偽稱苗王韋同烈等一萬四千餘人累
遷都督僉事天順四年充總兵鎮守武岡州是年擒偽
稱太宗妖賊李天保五年復平西延連山道州諸寇斬
馘八千六百有奇成化七年擢右都督同都御史項忠
撫捕荆襄流民事竟乃上疏曰荆襄地連河南川陝延
蔓數千里山深地廣易為屯聚自洪武初命申國公鄧
愈誅夷之後禁革山場無人敢入永樂以來流移之衆

歲集月聚巢穴其中無慮百萬今臣奉勅撫捕其有貫
址姓氏者謹依詔旨省諭出山復業陸續共得九十三
萬八千餘人其餘混處賊巢無籍檢察四散奔走者又
莫知其數其內小王洪有衆五百屯於均州龍潭溝李
鬚子有衆六百屯於竹山官渡已令官軍分道首擒二
賊餘多散亡及諸軍前後共斬首千餘級并八山俘獲
脅附之黨二萬八千七百餘人充戍湖廣各衛計可得
軍五千并其族屬附籍收管給田屯種庶恩威並濟反

側可安矣奏入上嘉悅震進左都督十二年以平清水
江逆寇功封興寧伯食祿一千石明年汪直用事信任
錦衣衛千戶吳綬其兄叅將經與震有隙乃奏震嘗私
遺項忠造室侵地下錦衣獄拷掠備至震遂誣服革爵
徙居南京二十年召還復其爵仍命間住震鬱鬱不樂
竟以病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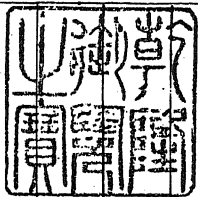
梁武莊震

震新野人世榆林衛指揮使忠勇好讀兵書嘉靖七年

陞署都指揮僉事協守寧夏興武營慣戰敢先登八年
進遊擊將軍益憤志撫士卒訓練東西接應有斬首功
十一年進副總兵延綏十三年以斬首功歷陞都督同
知十四年陞總兵鎮守陝西當是時大同宣府不靖十五
年陞右都督改總兵大同大同自五堡之役殺巡撫張
文錦叅將賈鑑尋又殺總兵李瑾鎮巡每甘言煦之稍
不如意即反唇瞪目或飛章訛語相搖撼震聞命率家
丁五百人馳至雲中申明約束曰我無爾凌爾無我叛

王法軍令具在我不敢破紀綱誤國其家丁時時向鎮
兵語曰爾敢蔑主將者恃衆耳兒郎輩無不一當五百
步內恐爾不得用其衆鎮兵稍斂縮十六年春震率兵
出王林川斬首一百四十進左都督又出黑門山猫兒
庄各斬首八十叙一子百戶十八年震鳩卒給餉修五
堡軍中不敢譁震益身先之與甘苦五堡竟復敵不敢
近震卒以五堡功贈太子太保謚武莊家丁無所歸守
臣以聞令入伍與衣糧邊將頗得其力

野史氏曰兵之勇怯惟視乎將之能否將無節制則身且先犯王法軍令烏能馭衆乎五百家丁練習亦非易事能練習此輩便能統馭衆軍古來名將全在此處見長武莊亦賢矣哉



中州人物考卷六